



优雅老去的张充和

■王凯

2015年6月16日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平静离世；第二天，“合肥四姐妹”中仅存的小妹张充和也驾鹤西归。

张充和与廖静文这一代人，平和、温润、知书、达理，深受传统文化浸染，诗词书画无一不精，文化和艺术修养极高，在她们身上，有着今天已几乎绝迹的浓浓的民国风。

#### “合肥四姐妹”中的小妹

合肥张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望族，与同邑李鸿章家族齐名。张充和曾祖张树声是张家的发迹人物，任过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则是一位平民教育家，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，很成功，他与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蔡元培、蒋梦麟等人都是好朋友，受他们影响甚大。

张充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斯文世家，她有兄弟姊妹10人，其中四姊妹的名字分别是元和、允和、兆和和充和，名字都长了两条腿，既寓长大后女儿要嫁人随夫走，也寓女子须自立，要走自己的路——这就是后来有名的“合肥四姐妹”，而张充和就是其中最小的妹妹。

张充和很快便出落成美丽的婷婷少女，她与几个姐姐不同，从小便沉默寡语，宁静内敛，每日都待在家里的老宅子里读书绘画，沉浸于自己的世界。

昆曲和书法，贯穿了张充和的一生。苏州是昆曲故乡，有地利之

便，张家四姐妹从小小学昆曲。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，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，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。昆曲是诗词语言，写得非常好，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。

1934年，张充和瞒着家里用“张旋”的名字报考北京大学，结果数学得了零分，国文得了满分，考试委员会经过争论后录取了她。张充和事后回忆：“我怕考不取，没有用自己的名字，而是用了‘张旋’这个名字。最好玩的是，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，他说：‘张旋，你的数学不大好！要好好补！’都考进来了，还怎么补呀？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也不用学数学，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！”多年以后，张充和还对此事念念不忘。

张充和与姐夫沈从文一家感情很好，北大时期和抗战初期她都随沈从文夫妇一起居住，对沈了解很深。沈从文去世后，张充和专门从美国寄回一幅挽辞，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《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》中这样记述：“字是晋人小楷，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。词想必也是她拟的，只有四句：‘不折不扣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’这是敬字格，但是非常贴切，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。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。”张充和的这些文字后来刻在了沈从文的墓碑上，静静地陪伴着她的沈二哥。

#### 张充和的爱情

哪个少年不善钟情？哪个少女不善怀春？张充和也不例外。

四姊妹中的大姐元和喜爱文学，与昆曲名家顾传玠结为连理；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；三姐兆和与作家沈从文结合——他们的爱情在当时都曾引起轰动。唯独张充和的爱情在姐妹中最低调，也最中规中矩。20世纪40年代末，充和嫁给了曾在北大教书的

汉学家傅汉思，傅汉思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，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到中国学习中文，从事中国历史、文学的研究和教学。

1949年初，张充和与傅汉思赴美定居。抗战期间张充和在重庆表演昆曲，章士钊曾赋诗一首相赠，把她比作汉末才女蔡文姬：“文姬流落于谁事，十八胡笳只自怜。”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之意。多年以后，张充和忆起章士钊的预言，笑着说：“他说对了，我是嫁了个胡人。”

张充和与傅汉思是在北平相识的，当时沈从文一家随西南联大搬回北平，住在中老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，张充和也来此同住。当时沈从文在北大教书，傅汉思常来找沈从文聊天，不过沈从文很快便发现傅汉思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，后来傅汉思一来，他就马上叫充和，让他们单独在一起。

谈及张充和的爱情，就不能不提卞之琳。当年张充和待字闺中时，卞之琳是充和疯狂的追求者之一，他有一首名作《断章》，只有短短的四句，据说就是为张充和而作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；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然而张充和对此却坚决否认，“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意中生的爱情故事”，张充和回忆中说，自己很早就认识卞之琳，在沈从文家里也经常见到，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，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。那时候，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，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《文学季刊》，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。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，人很不开朗，甚至是很孤僻的。可是，就拼命给我写信，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。”

看来这又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恋爱，卞之琳模仿沈从文当年追求张兆和的路子，不过最终却没有那位

“沈二哥”幸运。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，卞之琳出访美国再次见到张充和，两人谈及旧雨新知，相谈甚欢，不知有没有提及当年那段旧事？

#### 廖静文的初恋

与张充和相比，廖静文似乎不是那么眩人眼目，她的名字也是一直与徐悲鸿紧密相连。

1942年冬，19岁的廖静文在桂林遇见了徐悲鸿，从此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爱情传奇。当时廖静文从家乡湖南只身来广西报考大学，但由于战火的影响，赶到桂林时报名日期已过，她只好先找一份事做。人生有时就是一份机缘，这时徐悲鸿恰好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聘图书管理员，廖静文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后来廖静文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她与徐悲鸿初次相见时的情形：“一天，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，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，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，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，一位面容严肃、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：谈个人在过去和今后的追求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”廖静文也如实记下了她对徐悲鸿最初的印象：“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情况，40多岁的人，就白了头发。但是他的眼睛，是闪亮闪亮的。”

这时徐悲鸿已与妻子蒋碧微分居多年，孩子也跟妈妈在一起，徐悲鸿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。众所周知，徐悲鸿与蒋碧微曾经有过一段惊世骇俗的婚恋，当年，他与蒋碧微陷入爱河后私奔出国，蒋家是宜兴有名的书香名门，宜兴南门里连绵数进的蒋宅是宜兴城里最好的房子。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女儿与人私奔是件很不体面的事，无奈之中蒋碧微父亲蒋梅笙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谎称女儿暴病身亡，据说出殡时棺材里装满了重重的石头。

后来，徐悲鸿带着碧微在日本和欧洲学习绘画，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最困难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他的油画《箫声》和《琴课》不知倾倒了多少人，画中优雅的女子就是他心爱的妻子，他笔下的碧微有种说不出的娴雅和风情。但这段感情最后却因种种原因破裂了。

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廖静文对徐悲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依恋，有一天晚上，廖静文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便披了件大衣出来，她对徐悲鸿说：“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。”被说中心事，徐悲鸿沉重地说：“小姑娘，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8年无家可归了。”廖静文心疼地说：“您一定会冷的。”随手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老师身上——此时，徐悲鸿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温暖。

第二天，廖静文病了，感冒发烧，只有徐悲鸿一个人知道其中的原因：她把大衣给了他，自己反倒在凉了。廖静文生病的日子里，徐悲鸿每天都去探望她，摸摸她的头，给她量体温，而那几天，也是廖静文最为快乐的日子。有一天，徐悲鸿有事耽搁没有来，她等了好久还没见到徐的影子，这时天也黑了，她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正好徐悲鸿回来了，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对徐悲鸿说：“我哭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来。”徐悲鸿被少女的心打动了，两人从此走到了一起，直到徐离开这个世界。

#### 一生只爱徐悲鸿

徐悲鸿是廖静文一生惟一的爱人。

1946年初，徐悲鸿与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，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。婚后，徐悲鸿随之去北平担任了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1949年后，徐悲鸿因过度劳



1943年徐悲鸿为廖静文所绘画像

累患上了脑溢血，卧床一年有余。在廖静文精心照料下，徐悲鸿病情好转，又去中央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。1953年9月23日，徐悲鸿担任第二次文代会执行主席，脑溢血症复发，26日晨病逝于北京医院。

噩耗传来，廖静文也倒下了，那时她只有30岁，两人结合也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。直到晚年，对于徐悲鸿突然离世，廖静文依然自责不已，她后悔没有阻拦早已积劳成疾的丈夫停止工作，以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安顿好丈夫后事之后，廖静文选择到北大学习中国文学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其实廖静文的想法很简单，她就是想亲手为丈夫写一本传记，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徐悲鸿——这个愿望她最终实现了。

徐悲鸿去世后，廖静文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整理徐悲鸿资料的工作中，但就在此时，一段感情又闯进了她平静的生活。

但这段婚姻并不幸福，廖静文对方没有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，最后他们离婚了。回首往事，廖静文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这段情感经历，她太爱悲鸿了，以致于不能容忍自己对他的情感有丝毫的亵渎和犹豫。她曾经说过：“如果真的有黄泉，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，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，向他诉说这50年来我对他的思念。”

## 夫妻聚散之间有多远—— 一条乌龙短信竟拆了一对恩爱夫妻

■特约记者魏斌

有首歌这样唱：“从生到死有多远，呼吸之间；从迷到悟有多远，一念之间；从古到今有多远，谈笑之间……”而日前，一对来浙打工夫妻的遭遇，可以为这首歌增加一条内容——夫妻从聚到散有多远，一条乌龙短信之间。

#### 丈夫的心妻妻子怎么都猜不透

从2009年6月起，准妈妈王小红便感觉丈夫范大伟有些变化，刚怀孕时，丈夫把她当宝，整天围着她转，但现在丈夫看她的眼神都很奇怪，尤其是当她说起肚里的孩子时，丈夫总是一副爱理不理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。

难道丈夫变了心？现年31岁的范大伟和王小红，7年前在他乡邂逅结缘——2007年7月，范大伟寻梦来到浙江衢州，在衢州市衢江区的一家公司做家具设计师，业余时间去当地一家培训机构学习。这年9月的一天晚课堂上，老师忽然向一名叫王小红的女生提问，王小红一下子答不上来，表情窘迫又紧张。这时，一个低沉的乡音告诉了她答案，帮她迅速化解了尴尬。下课后，王小红找到这位为她救急的老乡表示感激，由此王小红和范大伟相识了。两人惊讶地发现，他们同龄且同为安徽芜湖市南陵县人，两人老家的住地且还相距不远。范大伟得知，王小红在衢江区的一家服饰公司工作。再后来两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恋人。

2008年9月底，两人回老家举行婚礼。婚后第五个月，王小红怀孕。为了让妻子王小红保胎和便于家人照顾，范大伟当机立断，双双辞职，一起回到安徽南陵县。在老家县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新工作后，范大伟便要求妻子王小红不要出去工作，在家休息养胎。而范大伟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伴着妻子。谁知就在幸福来临了没多久后，悄然间范大伟竟让王小红感到了他出奇的陌生！起初，王小红以为丈夫可能是工作太忙、家务太重，人累了的缘故，且

他原本就是一个有心思喜欢藏在肚子里的男人，他表示理解，但她后来发现，范大伟所做的一切简直让她忍无可忍了。

2009年11月儿子出生，面对新生的宝宝，范大伟却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，脸上的表情竟有些郁郁寡欢起来。当王小红喜滋滋地要和范大伟商量着该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时，范大伟竟不冷不热地蹦出一句话：“随你便啦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范大伟轻描淡写地应付着王小红，一下子就点燃了王小红的满腔怒火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要这副样子对待她？可无论王小红怎么逼问，范大伟就是“金口不开”。

此后类似的争吵不断，每次争吵时，范大伟都有个特点，就是他表现出一副“好男不与女斗”的架势，吞吞吐吐说一两句话就打住，然后顾自到一边去做事，再也不和王小红说什么了。王小红还想找他吵闹，他就“躲”，最后只剩下王小红一个人在生闷气。天长日久，两夫妻的关系形同陌路。

#### 怀疑自己不是儿子亲生爸

范大伟这究竟演的是哪出戏？对此两边大人也很着急，便召集小夫妻俩一起，坐下来开个碰头会。见到两边大人都在，范大伟闭着眼睛躺倒在沙发上，脸上表情怪异，拒不说出内情，只在嘴里反复地念叨着，“算了，这还要我说什么啊，日子就这么过过吧。”

家庭会议开完，“夫妻分居”的日子仍在继续，一直延续到2014年10月，再也无法承受的王小红只得对范大伟亮出了她的最后一张底牌——离婚。

见王小红动起了真格，范大伟也紧张地进行着“应战”。在法庭上，法官在对双方进行调解时，范大伟竟提出了自己的抗议：“离婚，可以啊！不过我是受害者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怀疑我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！”

王小红听到范大伟嘴里竟冒出这样的话，当时就气得痛哭失声。范大伟这个“憋屈已久”的男



湖光山色依旧在，佳人已难寻。两人曾一起在西湖边看日出日落。

人终于也大放悲声，道出了内心隐藏了5年之久的痛苦——

原来，2009年的6月20日这天中午，范大伟在不经意间发现妻子宫经常用手机与别人短信聊天，他很想知道，妻子在和人家都聊了些啥。这时刚好王小红临时有事出去了会，等她放下手机走出家门时，范大伟立即悄悄地过去翻看了王小红手机，他突然发现王小红在和闺蜜张悦好的老公邹健正在互发短信，他看到了其中一句是，王小红：我的小孩将来会叫你爸爸的……

妻子怎么会背着自己给人家男人发如此的短信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这条短信折磨得他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他瞅准机会想再去偷看妻子手机时，发现短信竟被妻子悄悄地给删掉了，这又让他越发生疑——她一定是背着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此后，有一次，邹健还独自一个人给妻子送来了一罐鸡汤，虽然邹健口称是在替自己妻子代劳，但范大伟觉得邹健的神情很假。范大伟还发现，挺着大肚子的妻子特别喜欢上邹健家玩，好几次还都是邹健充当“护花使者”护送妻子回来……

因无确凿证据，范大伟也不敢对妻子发作，但他对妻子的热情由此大减。令他猝不及防的是，儿子办满月酒时，家人围着在逗乐孩子，竟然有人会拿儿子和邹健开玩笑，说他们也很像爷儿俩……范

大伟听到此话，如坠冰窖，从此脸上再无笑容。

此后，范大伟四处查找妻子和邹健出轨的线索，但没有任何收获，可他想，那条短信中的“爸爸”二字绝不简单！范大伟想起自己和妻子曾经恩恩爱爱的一幕幕，他实在承担不起自己从一个“榜样”到一个“失败者”的跌宕。因此，除了对妻儿冷淡外，他一直不愿意离婚，他还要每天都得装着很轻松的样子，出去逢上熟人问起他的妻儿情况时，他还会装着一副熟知的样子，一一汇报着他们在岳父母家的生活情况……而将自己关进屋子里时，那种耻辱之痛如同小刀一样慢慢地在切割着他。

王小红回忆了那天发短信的情形，说，那段时间里，因为怀孕无聊，她给闺蜜张悦好发短信，一时对方未回，她就转而给闺蜜的老公邹健发去短信，两人一来一往地聊了起来，其中就聊到了王小红未出生的孩子，王小红在给邹健回复短信时错将“叔叔”两字写成“爸爸”，她后来作了更正，邹健还为此开了她玩笑，说“应该叫我干爸爸啦……”后来谁都没把这事放在心里，哪知这条短信竟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范大伟的心里，使得他日后疑心重重，并且深藏了整整5年之久。同样，王小红去闺蜜家散心，去玩，都是为了消磨时光，至于邹健送来鸡汤以及护送王小红回家，确实也都是受闺蜜之托。至于

## 中考没考好 少年悄然离家 急煞父母

警方提醒，中高考结束，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思想负担可能很重，当父母的要做好疏导工作

■通讯员李武岐 马晴晴

7月1日晚上9点多，海宁市公安局连杭治安队执勤民警在320国道靠近杭州临平路段执勤时，发现一名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，无精打采地推着一辆自行车独自行走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民警问。“去西湖玩。”

“大半夜的你一个人骑车去西湖？”

“你管我，去西湖又不犯法。”

少年明显有抵触情绪。当民警询问其家庭住址和姓名时，男孩不理不睬。

“我姓孙，16岁，上海嘉定人。以前每年暑假，父母都要带我出去旅游一次，今年我中考没考好，他们就不带我出去玩了。他们整天忙工作，我感觉自己压力太大，就想骑车去西湖玩玩散散心。”在喝了民警端来的白开水后，少年终于开口。

民警说，自己是6月30日中午离家的，当时没有告诉父母，只带了几十块零钱。他在街上买了一张杭州地图，就骑车出发了，当晚睡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场内。

民警马上要来小孙父亲的电话，告知了小孙的状况，请父母不要担心小孙的安全。接到电话，小孙父亲表示马上开车来接孩子。

2日凌晨1点，焦急万分的小孙父母赶到了连杭治安队。看到孩子安然无恙，小孙的母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6月29日那天，我看到他在整理自己存的零用钱，又让我为他买了一把自行车的锁。30日中午，他说晚上开同学会晚一点回来，但直到晚上10点还没有回来，我打他手机关机。后来联系小孙同学，知道根本没有开同学会，我才反应过来出事了，孩子不见了！我赶紧到派出所报警，这两天一直在发动亲朋好友找孩子，接到你们的电话，我的心才又回到自己肚子了。”小孙父亲说。

临走，为表示感谢，小孙父亲拿出现金塞给民警，被民警婉言拒绝了。

“十六七岁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，不管工作多忙，一定要多陪陪孩子，多沟通。特别是现在中高考结束，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思想负担很重，父母要做好疏导工作，分析原因，拿出解决的办法。一味地埋怨孩子毫无意义，可能还适得其反，像小孙一样离家出走。”办案民警表示。